



性靈集便蒙

波16  
1.065  
5





遍照發揮性靈集第五目錄

爲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一首

請福州觀察使入京啟一首

請越州節度使內外文書啟一首

請本國使與共歸啟一首

青龍和尚獻衲袈裟書一首





爲橘學生與本國使啟一首

爲藤大使與渤海王子書一首

清遠州道與對內公文書一首

高師地與對內公文書一首

爲大野與對內觀察對書一首

爲大野與對內觀察對書一首

通照發揮性靈集便蒙卷第五

爲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一首

遣唐大使藤賀能位署見千篇中舊唐地理志曰福州都督府舊屬嶺南道天寶初改屬江南東道尋改爲長樂郡乾元元年復爲福州都督府在京師東南五千三百三十三里至東都四千二百三十三里云新唐百官志曰觀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潛確類書曰唐百官志景雲三年置十道採訪使乾元元年改



日觀察處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  
請古記曰已往日本船每著楊蘇二州這般  
風惡過七百里到衡州州司禁止檢括船上  
大使藤原朝臣賀能自作手書呈於州司州  
司不應如此者三時賀能乞大師大手筆於  
是州司含笑允閱船慰喻殷勤也元亨釋書  
曰夏五月從遣唐大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賀  
能泛渤海秋八月著衡州界新唐地理志曰  
江南衡州隋衡山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衡  
州天寶元年改為衡陽郡乾元元年復為衡  
州在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至東都二千  
七百六十里按請來錄曰延曆二十三年季

夏之月隨入唐大使藤原朝臣同上第一船  
發赴咸陽其年八月到福州著岸十二月下  
旬到長安城或推謂蓋船著衡州界時  
福州觀察使管衡州故有福衡異稱矣

賀能啟高山澹默禽獸不坐勞而投歸深水

不言魚龍不憚倦而逐赴澹與檐同靜也韓詩

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投託也涅槃  
經曰譬如大海百川衆流皆悉投歸漢書李廣  
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能西堯梯險負垂衣君南裔



航深獻刑眉帝

說文曰羌西戎牧羊人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棧山航海喻涉艱

漢之貢府無虛月梁簡文帝南郊頌曰鳥紀垂衣之君昭格上帝周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博物志曰南越之國與楚為隣五嶺已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士謂之南裔刑眉

見第誠是明知艱難之區身然猶忘命德化之遠

眉帝錯置也

及者也

左傳曰險阻艱難備嘗之

伏惟大唐聖朝霜露依均皇

王宮宅明王繼武聖帝重興掩頓九野牢籠八

絃維也一落天地而懸之表

呂氏春秋十二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

絃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曰霜露所均不育異類注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顏延年曲水

詩序曰皇王之迹已殊東京賦曰宅中而圖天注銑曰東京居天地之中褚淵碑曰踵武

前王良曰踵繼武迹也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翰

口頓下也八絃見第一卷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注曰九野八方中央也王

融曲水詩序曰牢籠天地彈壓山川是以我日本國常見風雨

和順定知中國有聖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



白雉於周公譚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

於其是來也云云 剡巨楡於蒼嶺荷皇華於丹墀執蓬萊琛獻崑崙玉起昔迄今相續不絕

周易曰剡木為舟

舟剡木為舟楡楡云大木玉篇曰楡理均切木名毛詩曰皇皇者華于彼源爨云傳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玉元長策秀才文曰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漢典職儀曰尚書省中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蓬萊崑崙並見慕仙詩毛

詩曰曠彼淮夷來獻其琛傳曰琛寶也起昔後漢光武紀曰中元二年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又安帝紀曰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新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

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張孟陽劍閣銘曰自古迄

今天命匪易故今我國王顧先祖之貽謀慕銑曰迄至也

今帝之德化謹差天政管右人辨正三品兼

行越前國太守藤原朝臣賀能等充使奉獻



國信別貢等物

毛詩曰貽其孫謀職原曰太政官當唐尚書省雖為官之

惣號近代稱辨官也當官統八省及諸國天下事悉夫此官也又曰左右大辨二人從四

位上唐名尚又位署書式曰位貴官賤書行字官貴位賤書守字云藤原朝臣姓也賀能

名也日本俗稱變名本名葛野麻呂按公卿補任從五位下鳥養之孫大納言正三位小

黒丸之長男國信常禮之玉帛別貢臨時之珍奇也或謂國信者國君信書者非也所以

檢括船上手足無措者以無書賀能等忘身信也故言責以文書疑彼腹心

賀能等忘身

銜命冒死入海既辭本淮比及中途暴雨穿

帆戕風折柁高波沃漢短舟齋齋潘岳西征賦曰周受

命而忘身禮記曰銜君命而使冒犯也木玄虛海賦曰决帆摧檣戕風起惡注曰戕風暴風也後漢

趙壹傳曰涉海之失柁注曰柁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漢天河也見第一卷左氏蜀都賦曰翩躚躚

以齋齋注曰舞自颯風朝扇摧肝耽羅之狼心北氣

夕發失膽雷戒之虎性毛詩傳曰颯南風也歐陽堅石臨終詩曰



日本紀十七日經體天皇  
二年新羅海抄取羅人初  
通百濟國  
太平御覽七百八十七南島  
傳耽羅洲石

痛酷摧心肝續日本紀曰光仁帝寶龜九年  
十一月遣唐第四船來泊薩摩國甌島郡其  
判官海上真人三狩等漂著耽羅島被島人  
畧留但銀事國連源等陰謀解纜而去率遺  
衆四十餘人而來歸按日本紀耽羅在南海  
中魏收為侯景叛移梁朝文曰狼心狐魅之  
徒潛確類書曰琉球東南在海東南自福建  
梅花所順風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  
國元招諭不從洪武初明高祖首先歸附率子弟來  
朝太祖嘉之賜符印章服及闔之善操舟者  
三十六姓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入國學  
畱求與琉球音同史記尉繚曰秦王為人少恩而虎

繚

根心頻蹙猛風待莽鼈口攢眉驚汰占宅鯨腹

隨浪昇沉任風南北孟子曰已頻蹙曰惡用是駢駢者為哉注曰頻

與蟬同蹙與願同屈原漁父辭曰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攢聚也廬阜雜記曰遠師

結印蓮社以書招淵明因勉令入社陶攢眉

而去王逸楚辭注曰汰波也魏文帝滄海賦

曰驚濤暴駭王曰汰水也良曰汰波也但見天水之碧色宜視山谷之

騰踊彭湃

白霧掣掣波上一二月有餘水盡人疲海長陸



遠飛虛脫翼冰水殺鱗何足為喻哉

序曰秋

水其長天一色也盧元明嵩山記曰時白霧

昏迷木玄虛海賦曰或擊擊洩洩於

國善曰擊擊洩洩任風之自高僧法顯傳曰

既水盡根竭唯任風隨流潘安仁寡婦賦曰

若凌虛兮失翼淮南子曰飛鳥鏃羽走獸廢

脚許慎注曰鏃羽殘羽也鏃通作殺山曼切

僅八月初日乍見雲峯欣悅罔極過赤子之

得毋越旱苗之遇霖

謝靈運詩曰滅迹入雲峯法華曰如子得毋孟

禪國  
太平御一七百八十九  
為草穴謂之禪  
無衣服有木皮以  
蔽形  
上海經九石任國  
東四千里有禪國  
東南有異山

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日本延曆二十三年五月解纜大唐貞元二十年八月著岸

等萬身死波丹見生日是則聖德之所致也

非我力之所能也

李康運命論曰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聖德謂

大唐聖帝又大唐之遇日本也雖云八狄雲

會膝步高臺七戎霧合誓額翻闕而於我國



使也殊私曲成待以上客

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郭璞注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

六蠻在南史記荆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

四子講德論曰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要覽

曰魯頌頌額也謂屈額至地即周禮第五拜

也魏闕帝闕也見第一卷殊私見第一

三卷漢書鄒陽傳曰孝王卒為上客

顏自承鸞綸佳問榮寵已過望外與夫瓊瓊

諸蕃豈同日可論乎

唐書日本傳曰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

大寶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

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藻四披紫袍

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

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云日本紀曰白雉五

年春二月遣大唐押使大錦上高向使玄理

或本云夏五月遣大唐押使大華下高向玄理

麻呂副使大山下藥師惠日判官大乙上書

直麻呂官晉阿彌陀或本云判官小乙上

崗君宜置始連大伯小乙下中臣間人連老

於此云田邊史鳥等分乘二船雷連數月取

新羅道海干萊州遂到于京奉觀天子於是

東宮監門郭文舉悉問日本國之地里及國

傳末考

七

世所載 傳無



初之神名隨問而答云又齊明紀曰五年以陸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自注曰伊吉連博德書曰小錦下坂合部石布連大山下津守吉神連等奉觀天子云續日本紀曰判官勅旨大丞正六位上兼下總權介小野朝臣滋野實龜九年正月十五日於宣政殿禮見天子云轡樹鸞喻天子聲鸞音中五音見卷劉琨答盧諶詩曰榮寵屢加張士然為吳令謝詢表曰當時受恩多有過望毛詩曰瓊瑣亞則無臚仕傳曰瓊瑣小負爾雅璞注曰皆才器細陋蕃見第四卷史記曰臣入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又竹

毛詩小雅節南山註疏傳曰兩堤相謂曰亞笑曰堤之父曰姐

符銅契本備奸詐世淳人質文契何用前漢文帝

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切昭明文選序曰世質人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故我國淳樸已降常事好隣所獻



信物不用印書所遣使人無有奸偽相襲其

風于今無盡

劉子曰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鬪生焉樸

通作朴左傳曰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加以使乎之人

必擇腹心任以腹心何更用契載籍所傳東

方有國其人懇直禮義之鄉君子之國蓋為

此歟

論語曰遠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

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于寶  
箭紀總論曰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濟曰腹心  
謂近臣也漢書曰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淮南  
子曰東方有君子之國高誘注曰東方木德  
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冠帶劍食獸使二丈  
虎也一本作二大虎又曰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  
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後漢書  
東夷傳曰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  
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  
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張華博物志曰君  
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紙好禮讓  
不爭土于卑薰華之州民多疾風氣故人不

山海經六曰海外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為食也壽不死注曰有貝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

下本石多字



番息好讓故為君子國李陵答蘇武然今州  
書曰身出禮義鄉而人無知之俗中國

使責以文書疑彼腹心檢括船上計數公私

斯乃理合法令事得道理官吏之道實是可

然州使謂觀察使之使也劉琨答盧湛詩序  
曰昔在少壯未嘗檢括註善曰檢法度括

約束也韻會曰受命於君謂之官  
吏府史之屬亦曰吏今謂觀察使 雖然遠人

乍到觸途多憂海中之愁猶委胸臆德酒之

味未飽心腹然禁制手足無厝  
觸途猶云

詩曰觸途皆可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禮記疏曰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曰今先生率然高舉注向曰率

然猶忽然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任彥昇為范尚書讓封侯 又建中以徃入

表曰心頗無措厝與措同

朝使船直著楊蘇無漂蕩之苦州縣諸司慰

勞慇懃左右任使不檢船物今則事與昔異

新載



遇將望疎底下愚人竊懷驚恨

建中德宗年號新唐書曰

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以往已前也舊唐書曰揚州大都督府淮南道隋江都郡武德三年置揚州在京師東南二千七百五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七百四十九里又曰蘇州江蘇道隋吳郡隋末陷賊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蘇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一百九十九里至東都二千五百里地藏十輪經曰譬如水災起漂蕩壞大地勞去聲亦慰也左右在使言欲左左欲右右唯使之所欲也底伏願垂下也止觀曰底下凡劣何嘗執見

柔遠之惠顧好隣之義縱其習俗不怪常風

禮記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淮南子曰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漢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然則涓涓百蠻與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流水而朝宗舜海隅鳴萬服將葵藿以引領

堯曰涓涓小流也孔子家語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後漢書曰百蠻貢職注曰百言多也獨言蠻通四夷也毛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箋曰喻諸侯朝于天子春見曰朝夏



見曰宗周弘讓與徐陵薦方圓書曰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司馬長卿喻巴蜀檄曰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翰曰喁喁衆口向上之貌蠻夷之人皆喁然向國家風義願為臣妾服九服之服也周禮註曰服服事天子也葵藿見第三卷引延也左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

**順風之人** 其心通漢

**逐腥之蟻** 悅意駢羅今不在常習之小願奉

**啓不宜謹言** 順從也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此三

神山者世主莫不甘心焉通漢通側輻漢皆聚會之意莊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與揚脩書曰海畔有逐臭之夫潘岳閑居賦曰絲竹斷羅向曰駢並羅列也

**與福州觀察使入京啓** 一省末列以廿半

**日本國留學沙門空海啓**

**空海** 才能不聞言行無取但知雪中枕肱雲

三聖集更次上



**舉與榮**

賈誼過秦論曰材能不及中庸材與才同

與瑗律師書曰惠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論

語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注孔曰疏食菜食逢時之人逢時之人造雷學末限以廿年尋

以一乘任重人弱夙夜惜陰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如今朝

廷雖乏人奈何冷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

哉文選注翰曰造雜也徐孝穆在北齊與宗

室書曰吾階緣人乏叨造皇華廿人汁切說

文曰二十并也一乘有顯密二趣顯如法華一方使呂

經說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

餘乘若二若三是也密如金剛頂經曰金剛

一為乘不壞諸法教是也論語曰任重而道

遠毛詩曰夙夜在公箋曰夙早也晉書陶侃

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今承不許隨使入京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理須左右更無所求老子曰大道汎兮其可

左可右無左右河上公註曰道可

所不宜雖然居諸不駐歲不我與何得厚

荷國家之憑空擲如矢序是故歎斯留滯貪



早達京

居諸見第四卷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家指本邦陸機長歌行曰  
年往迅勁矢序節序也漢書曰  
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下德簡天心仁普遠近老弱連袖頌德溢路

男女攜手試功盈耳外示俗風內淳真道

御史中丞當本朝彈正太弼蓋福州觀察使  
本官矣觀察使之類品秩不定今御史中丞  
兼觀察使者歟唐書職官志曰御史中丞正  
第五品上階閣下見第四卷王儉褚淵碑曰

續簡帝心聲敷物聽天心帝心也續高僧傳

曰凡所陶誘久副天心史記索隱曰弱謂幼

弱也後漢侯霸傳曰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

攜號哭遮使者車潘岳藉田賦曰持裳連袂

注袂袖也智者大師與晉王書曰誦德盈衢

銜恩滿路李陵詩曰攜手上河梁左傳曰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論語曰  
洋洋乎盈耳哉真道謂佛道也  
伏願願彼

弘道令得人京然則早尋名德速遂所志

珠林曰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要覽  
曰名德名者實也實立而名從之仲尼云所



賈名實之名也德者得也所謂內得於已外  
得於人常無所失命而稱之阿含經呼舍利  
弗已下為名德比丘今不在陋願之至敢塵視聽伏深

戰越謹奉啓以聞謹啓戰越見貞元二十年

十月日日本國學問僧空海啓第四卷

中丞閣下

與越州節度使永內外經書啓一皆

潛確唐書曰節度使唐史開元中分天下州縣制為

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即採訪防禦其邊方有寇戎

之地則加以旗節謂之節度使即持節自慶雲二年

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而

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焉又曰

唐新唐書志節度使掌總軍旅顏誅殺初授其兵仗請

兵部辭階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大纛今

日本國求法沙門空海啓

空海聞法之為物也妙教之為趣也遠遇之



者拔泥翹漢失之者自天入獄濟渡之船筏

巨夜之日月者也

陸機文賦曰其為物也多  
委其為體也屢遷班固答

賓戲曰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遇之謂

遇佛之法教也泥謂生死於泥漢謂第一義

天天天宮獄地獄也木論曰欲界六天樂者

五欲還墮地獄受諸苦痛增一阿含中有筏

喻經以法喻筏巨夜長夜也法華

文句曰夫巨夜長寢無人能覺

是以儒童

迎葉教風東扇能仁無垢法雨西灑

弘決曰  
我遣三

弘決卷三十九曰唯諸目錄推此經為疑係既文義教正也或疑是失釋

聖者清淨法行經云月光菩薩彼稱頽回儒

童菩薩彼稱仲尼迦葉菩薩彼稱老子天竺

指此震且為彼也肇論曰揚淳風於東扇班

固典引註曰扇動也能仁釋迦牟尼漢名如第

一卷無垢維摩翻名西域記曰毘摩羅詰唐

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

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者

訛也法苑珠林曰灑滂沱之法雨

得正三際以之朗然

五常見第二卷因之  
之之指教風東扇以

之之指法雨西灑三際過現未來也謂不

立三世談因果報應是佛教之太宗也



然者與盲瞽而沉坑將禽獸而無別此上句對三際

句下句對五常句坑三途深坑也佛藏經曰

如羣盲人捨所得物欲詣大坳而墮深坑乃

至失大智慧而墮深坑阿鼻地獄禮記曰鸚

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

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

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

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也孔宜不遑燻席悉達脫躡輪

寶蓋為之歟孔宜孔子謚宜居公如第一卷

文子曰墨子無歎突孔子無煖

乃至越隔中間文曰  
我諸弟子亦復如是  
捨庚衣食而逐大施  
禾好供養以世利故

席非貪祿慕在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班

固答賓戲註曰席不暇臥不安也名義集西域記

曰薩婆曷刺他悉陀唐言一切義成舊云悉達訛

也此乃世尊小字耶脫躡見第二卷釋迦譜曰召

諸婆羅門占太子相嘆未曾有若當出家成一切

智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為之之指沈坑無別

斯乃太雅太人亭毒萬生之用心太覺太雄子育

三界之行業也大雅及下行藏駕羽並指儒道大

覺及下與廢白馬共指釋教西都

賦曰太雅宏達於茲為羣注善曰太雅謂有太雅

之才者詩有太雅故以立稱焉孟子曰太人者不



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  
覆之王弼注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劉  
孝標辨命論曰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虞  
劉之志注翰曰亭毒均養也萬生羣生也  
槃經曰大覺世尊法華經曰大雄世尊又曰  
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

雖然或行或藏時之變也乍興乍廢實由人  
也時至人叶道被無窮人時梓楸教則墜地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報恩經曰佛言法雖是佛師而

非佛不弘所謂道由人弘人叶謂時機符合  
也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梓當作鉞字林曰鉞古矛字韓非子曰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  
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不能應  
也今喻時機不相副也論  
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前人火時水道則藏焉白馬白象之後乳水  
暗合教則行焉興廢流塞待人待時矣  
駕羽  
乘雲



謂遂古之時也史記三皇本紀曰人皇九頭  
 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  
 各立城邑水火喻時機相乖也白馬謂佛法  
 東漸之權輿高僧傳曰攝摩騰本中天竺人  
 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  
 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毅奉答臣聞西  
 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即遣  
 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  
 佛法愔等遇見摩騰乃要還於城西門外立  
 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有記云騰  
 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  
 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

寺是也相傳云外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  
 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王即停  
 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  
 取則焉要覽曰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  
 法初至有印度一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  
 像屈洛陽勅於鴻臚寺安置至十一年戊辰  
 勅於雍門外別建寺以白馬為名即漢土佛  
 寺始也白象謂佛出世之初釋迦譜曰菩薩  
 問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白象形  
 所以者何世有三獸兎之渡水趣自渡耳馬  
 雖差猛猶故不知水淺深白象之渡盡其源  
 底聲聞緣覺其猶兎馬菩薩大乘譬如白象



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一切莫不蒙  
濟春末夏初不寒不暑適在時宜菩薩以四  
月八日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因母晝寢以示  
其夢從右脇入夫人夢寤自知身重乳水暗  
合謂時機冥合南山戒疏曰如水乳合者師  
乖見異義則有殊師同見合理則無別如乳  
合乳如水合水不得云乳合  
永以相合非体鵝能別故  
伏願我日本國

也曦和初御之天夸父不步之地也  
曦當作義恐寫

者誤矣又曦義音同虛宜或通用歟天台山賦曰羲和亭午游氣高褰注良曰羲和日御

也今言日本者日初出之天也夸父見第四  
卷按夸父與日競走向西未至道渴而死今  
却指日東為不步之地者謂日入之地雖未  
到得已向西走於我東方未嘗企步故言不  
步之  
途徑乎仲尼將浮所不能之海也山谷  
地也

則秦王欲往所不至之嶽也  
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邢昺疏曰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  
乘其桴楫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又曰九夷入  
曰倭人三秦畧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  
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下不速



神輒鞭之。南嶽大士後身始到揚江應真鼓皆血流。

**稗舩破** 南嶽慧思後身謂上官太子釋書太子傳論曰太子古傳曰太子四十七

歲冬誦妃曰昔我在南嶽修道名曰慧思有婆羅門僧達磨者曰海東有國願子生彼彼

地三毒雖厚聖化可宣子其思之乎思曰公誰人乎對曰我是虛空也言已東去思大尋

又六時行道年方五十後魏皇始元年庚申長逝然則聖言不虛故我生此國安撫百姓

興隆三寶我讚作古傳者不熟南北史耳其事可取其年不可取傳燈等諸書皆曰思大

生和國鑑真又有言古傳之文雖錯歲時不無其事又曰思大陳大建九年滅太子敏達二年誕以曆考之太子五歲時思公化豈有未死而受生於他方哉曰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曰人年老少識多忘者識轉稍向後生處夫塵累之人尚存此身赴他界况救世之大士分身百億何容疑於其間乎又平氏撰太子傳曆具記南嶽後身之事揚江應真謂鑑真和尚也宋高僧傳曰釋鑒真姓淳于廣陵江陽縣人也總州俊明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便就智滿禪師循其聲訓屬天后長安元年乃為息慈中

師循其聲訓屬天后長安元年乃為息慈中



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  
景龍二年於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邊得  
戒唐中宗雖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三藏教法  
數稔該通旋淮海以戒律化誘鬱為一方宗  
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歡普照等東來募法  
用補缺然於開元年中達于揚州爰來請問  
禮真足曰我國在東海之中雖有法而無傳  
法人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  
師乎乃募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自廣  
陵齋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纔出洋  
遇惡風濤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  
城大寺安止初於盧遮那殿前立壇為國王

受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  
沙門足滿十夏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  
四羯磨法也彼國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  
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眾  
春秋七十七揚江揚州江陽縣也江陽縣人應真阿羅漢翻名文句曰阿毘跋致經云應  
真記曰應謂能應之智真即所應之理以智  
應理之人故云應真王儉褚淵碑曰鼓棹則  
滄波振蕩銑曰鼓棹行舟也橫海鯨鼉山峙吞舟非鷁首  
之能歷沃漢驚波岳崩决底俞高何曾得往



木華海賦曰橫海之鯨如鱗甲吞龍舟顧骨  
 成嶽流膏為淵說文曰鼉海中太鼉也淮南  
 子曰龍舟鶴首浮吹以虞高誘註曰鶴水鳥  
 也畫其象著船頭張衡西京賦曰散似驚波  
 聚似京峙海賦曰岑嶺飛騰而反覆王岳鼓  
 舞而相碰銑曰言波浪如山飛騰上下反覆  
 其高大搖動似五岳鼓舞而相碰瀑也劉向  
 列仙傳曰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  
 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之間二百  
 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  
 潔齋待於水傍設祀屋果乘赤鯉來出坐  
 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風

涓子養精至三百  
 彭祖至殷末世年已  
 七百餘歲而不衰

緊也百尺摧矣吹緩也赤馬不動

緊急也海賦曰候勁

風揭百尺善曰百尺帆檣也吹去聲風也崔  
 豹古今注曰孫權時名廟為赤馬言如馬之  
 走陸也  
 日居月諸朝浴夕浴望東望西碧落接

波  
毛詩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長傳曰日乎月乎碧落天也

入海則唯

見魚鼈之游樂日月云際登山則空聽猿猴  
 之哀響寒暑推移所謂萬死之難斯行當之



也 張衡西京賦曰日月於其出入善曰池

廣大日月出入其中也謝靈運詩曰哀猿

響南巒陸士龍詩曰哀響入雲漢盧子諒詩

曰寒暑周迴西京賦曰有與推移可馬遷報

任少卿書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赴公家之難左傳曰是行也請太夫欲召赤

狄是故好勇憚而陋之矣乘牛西而不東也

好勇謂子路也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

勇過我無所取林又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

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今以或曰

為子路之言平推其有說矣列仙傳曰老子

後周德表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云宋景濂

曰東曲曰青牛 石室難見貝葉罕聞者路險

不渡大洋海 魏都賦注向曰石室藏祕書所大

之所致也 唐三藏聖教序曰恩加朽骨石室

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名

義集曰多羅舊名貝多此翻岸形如此方樓

欄直而且高極高長八 昔者天后皇帝因國

九十尺華如黃米子 信歸寄送經論律等然猶三藏之中零落尤



多好事道俗西望斷腸而已

天后則天皇后也漢書曰時有

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蔡琰

胡笳曰不得相隨兮空斷腸

空海生羣首長

躡水器則斗筭學則戴盆

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

以髮繫之葦苒苒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

弱也葦太葭也苒與蒿同躡厨玉切牛蹄處

為躡劉子曰牛躡墜不生魴鱖斗筭見第四

卷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僕以為戴盆何

以望天善曰言人戴盆則不

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

雖然哭市之悲

日新歷城之歎彌篤

大般若經曰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求般若

若波羅蜜多應如常啼菩薩求具壽善現白

佛言世尊常啼菩薩云何求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不惜身命不顧珍財不徇名譽而

求般若波羅蜜多歛然聞有空中聲曰咄善

男子汝可東行未定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爾時歡喜踴躍嘆未曾有從是東行未久

之間復作是念我寧不問彼空中聲遣我東

去當遠近至何城邑復從誰聞甚深般若即

住其處搥膺悲愁啼泣歎於其前有佛像現

讚言善哉善哉從此東行過於五百踰繕那



量有大王城名，具妙香，於其城中七寶臺上，  
為法涌菩薩敷師子座，昇此寶座，為眾宣說。  
汝宜速往法涌菩薩所，爾時常啼菩薩漸次  
東行，至一太城，寬廣嚴淨，多諸人眾，安穩豐  
樂。常啼菩薩入市肆中，高聲唱言：我今自賣，  
是時惡魔見此事，已便作是念：常啼菩薩為  
供養甚深般若及說法，師法涌菩薩故，因斯  
當得如理請問，甚深般若方便善巧，饒益諸  
有情類，令得無上菩提。彼復令諸有情類證  
得無上菩提，展轉相承，空我境界，我等方便  
隱蔽其聲，令此城中不能聞，唯除城中一長  
者女，宿善根力，魔不能蔽，由是賣身，不舊涕

泣而言：我有何罪，雖自賣身，而無買者。時天  
帝釋見已，念言：我當試之。為寶慕法，為懷  
誰世間，即自化作少婆羅門，語曰：我於今者  
正欲祠天，不用人身，但須人血。人髓，人心，頗  
能賣，不常啼聞已，歡喜踊躍，報婆羅門仁所  
買者。我悉能賣，即申右手，執取利刀，刺已左  
臂，令出其血，復割右髀皮肉，置地，破骨出髓，  
與婆羅門。復趣墻邊，欲割心，出長者女下，關  
到常啼所作，是問言：汝何因緣，先唱自賣，今  
出血髓，復欲割心。常啼報曰：時長者女聞  
說殊勝不可思議微妙佛法，歡喜踊躍，曰：大  
士今應勿復自害，所須供具盡當相與，亦願



隨太子往法涌菩薩所俱時瞻仰共植善根  
歷城善財童子經歷一百一十之城詢求知  
識之事華嚴晉經自平之六十一思欲夫大方之教海灌東垂之

經中廣說之唐從六十二至七十八法界之南廣尤旱遂乃奔命廣海訪探真筌

大方大國也指天竺崔光

十地論序曰默輝大方影煥八極王藏聖教  
記曰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漢書曰  
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今指日本垂與陞同  
渴於法雨故言尤旱真筌即真文也莊子曰  
筌者所以在魚今見於長安城中所寫得經  
得魚而忘筌

論疏等凡二百餘軸及大悲胎藏金剛界等

大曼荼羅尊容渴力涸財趁還圖書矣然而

人劣教廣未拔一毫衣鉢竭盡不能雇人忘

食寢勞書寫日車難返忽迫發期心之憂矣

向誰解紛見去聲與現同論語曰能竭其力涸竭也趁還也未拔一毫言教廣

如牛毛所為者少如未及一毛衣鉢出家所  
畜所有長物皆稱衣鉢日車在第二卷晉書



日耽翫典籍忘寢食謂之書淫毛詩曰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史記曰釋難解紛空海偶登

崑嶽未得滿懷仰天屠裂無人知我途遠來

難何劫更來嗟乎何計也呂氏春秋曰崑山

度論曰譬如人入寶山若無手者無所能取

史記曰將聞仰天大呼天者三曹植求自試

表曰身雖屠裂而功名著於景鐘濟曰屠裂

謂剝斬也今言其憂憤如身屠胸裂也阮籍

詠懷詩曰切相莫我大船人夫重船下日千里猛風

知注曰莫知我也憂傷也

之力也通覺虛往實歸大王之助也

船海中 大船也

通覺玄奘三藏諡号也貞元錄曰顯慶元年

追謚法師稱大遍覺莊子曰虛而往實而歸

大王是謂摩揭陀國王佛祖通載曰玄奘生

洛州偃師陳氏此云不空王舍城也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

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略志游西土訪求異本

以參訂焉以三年冬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

高昌王麹文泰奉幣行資護送達于剽賓入

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

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

論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為西土宗師號

唐書曰奘從唐經西域至高昌王報親親命



正法藏英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  
疾病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後三  
年震且有太沙門從汝受道自爾已來今三  
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英見王王  
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英  
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祕奧臨日月而

得水火附鳳鵬而屆天涯感應相助之功妙

哉矣淮南子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附鳳并鵬見第四卷文選古詩曰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注伏惟中丞大都  
日涯畔也莊子曰感而後應

淮南子三天文注曰陽燧金也取金杯並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得火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日下則水生

督節下天縱粹氣岳瀆挺生且儒且吏史道

綜釋中丞如上唐書職官志曰大都督府魏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之名後

代因之至隋改為總管府武德四年又改為都督貞觀中分為上中下都督府也上都督

府督一人從二品中都督府督一人正三品上下都督府督一人從三品蓋是本酉陽雜

俎曰使者言節下轂下今按節度使受命辭朝之日賜以旌節行則建節所以言節下也

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粹氣純精之氣也陳太丘碑曰陳君稟岳瀆之精周太保尉遲綱



墓碑曰公命世挺生應期間出吏當作史蓋  
寫誤矣係班馬看北山移文曰既文既博亦  
玄亦史注銑曰史  
謂文多質少也  
彈歷班馬金聲玉振并吞

回賜珪璋瑚璉

王元長曲水詩序曰牢籠天  
地彈歷山川注曰彈歷猶蹴

踏也辨正論曰傳記者釋門記事之書也如  
班馬述作黃山谷詩注曰班馬謂遷固金聲  
玉振見第三卷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回賜顏回字子淵端木  
賜字子貢毛詩曰顛顛仰仰如圭如璋令聞  
令望箋曰高明如玉之圭璋也  
註與論語子

賈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注曰瑚璉者盛黍稷之器也夏曰瑚  
殷曰璉周曰簠簋  
祭宗廟器貴者也  
上帝簡德為人父母  
松筠

子視鸞雉降馴

論語曰簡在帝心毛詩曰聿  
弟君子民之父母杜甫詩曰

窮秋正搖落迴望松筠注竹膚之堅曰筠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今言有松筠操視民猶子也東漢記曰章  
帝時王阜為重泉令鸞止樂館阜張雅樂應  
聲翻舞復止縣屋十餘日乃去後漢書曰魯  
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拜中郎令恭專以



犬牙漢直文帝紀四注師  
百四十一言地形如犬之牙  
交相入

數千頭萬姓統譜  
常有雉十餘隨至  
岐及下走鳴於車前  
人以爲孝感所致  
直文三三曰直中書省  
詩法說曰直謂下宿於  
禁中以備非常

德化爲理不在刑罰建初七年郡國輿傷稼  
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  
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所陌俱  
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懼然而起與恭訣  
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  
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  
三異也久留擾賢者卑還府具以狀白安是  
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  
之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  
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  
水霜留犢五  
至歧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袴洋

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水嚴若秋霜  
魏畧曰時苗字德曹鉅鹿人少清白

爲壽春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  
特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  
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時  
人皆以爲激然由是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書曰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時  
遷蜀郡太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  
通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  
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論語曰

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論語曰



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動則躡景逐風龍躍

星散佳則扣鼎索鐵雲繞霧合曹子建七啓

輕鷲善曰景日景也躡之言疾後漢趙壹迅

風賦曰搏之不可得繫之不可留龍躍謂勢

星散謂多也張衡東京賦曰武士星敷銑曰

武士布散若星也史項羽紀曰籍長八尺餘

力能扛鼎注韋昭曰扛舉也通曆曰桀力能

申鈎索鐵手搏熊羆今言勁捷勇力之士卒

多也張衡羽獵賦曰霧合雲集

見今也作北辰之阿衡准古

也為南甌之垂拱

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今指大唐之天子阿衡見第四卷甌當作亂

恐轉寫之誤矣爾雅曰南風謂之亂風南風

垂拱並見第四卷今言以今之政可謂觀音

之一身付屬之四依

觀音之一身經曰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

官身而為說法是所謂三十三身之一身也

涅槃經曰佛告迦葉有四種人能護正法建

立正法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



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  
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乃至廣說今詳初  
依伏道內凡第一斷道初果第二向第三果  
為第三依第四果為第四依皆是大權菩薩  
示聲聞相也付屬者佛指  
為世間依即是付屬之也  
法之流塞只繫吐

納世說曰張忠曼吐納伏願願彼遺命愍此  
風流聽者皆忘饑疲

遠涉三教之中經律論疏傳記乃至詩賦碑

銘上醫五明所攝之教可以發蒙濟物者多

少流傳遠方彼遺命指佛遺命涅槃四依說  
謂有四種人將護正法憐愍世

間也西域記曰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  
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曰工巧明伎  
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咒閑邪藥石  
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內  
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揚雄長楊賦曰今日  
發蒙向曰言發去蒙暗按蒙與矇同有眸子  
而無  
見  
斯乃大士之所經營小人之所不意儻

遂渴仰茂績英聲刻鏤肌骨山海需澤萬劫



**粉身**

妙樂文句記曰大論稱菩薩為大士亦曰開士士謂士夫凡夫之通稱以大開簡別故曰太等人中發大心者名大毛詩曰經之營之傳曰經度之也法華經曰而生渴仰心潘岳揚肇誄曰茂績惟嘉注良曰績功也邢特進文宣帝哀策文曰知英聲與至德當無絕兮千秋曹奩責躬詩表曰刻肌鏤骨向曰刻肌鏤骨深自誠也陸冲風賦曰降霈澤於蒼元今謂霈然恩澤山海喻其大也萬劫粉身言縱經萬劫尚糜躬報之不盡也遊仙窟曰粉身灰骨不能酬謝

一則節下之修福何事過此

二則迷方之狂兒忽覺乎南

迷方見序廣指羣迷非必自稱

薛綜東京賦注曰已之惑不知南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今不勝

渴法之至願敢竭丹款輕瀆威嚴流汗戰越

謹奉啟以聞不宣謹啟

大方便報恩經曰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

法情重不惜身命丹款丹誠也元和元年四月日日本國求

法沙門空海啟

元和唐第十二主憲宗皇帝曆號也



收朝秘類聚國史大同  
元十月高階真人與交師  
歸朝也

世靈身傳卷五

三十五

### 與本國使請其歸啟一晉

本國使據唐書判官高階真人也具如古鈔

以為賀能者非是賀能本姓乙酉也大師歸

朝本朝史未檢得古記曰大師與橘逸勢於本

朝受命之日二十年留學之約也云云

留住學問僧空海啟空海器之楚材聰謝五

行謬楚材謂賢材也左發涉海而來也傳曰聲子通使於

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  
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說文句也本草一名仙秋一說文樹也袁注云一名豫章呼

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能楚有梓木

稱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

有而用楚材實多謝去也惠津法師與瑗律

師書曰學謝懸鐘後漢書曰應奉字世叔汝

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

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官至司隸校尉檢與

後同言求機者即求法也增一著草履歷城

阿含中有筏喻經以法喻筏

中幸遇中天竺國般若三藏及內供奉惠果

大阿闍梨膝步接足仰彼甘露魏徵時勢策  
曰邠原尋師



稱公雅棟謂之稱又  
編竹少為舟大  
曰後小曰稱論若  
泰稱浮於海

躡屨涉於千里屨草履也宋高僧傳曰釋般  
若罽賓國人也貌質魁梧執戒嚴整在京師  
元義學沙門憲宗敦崇佛門深思翻譯至元  
和五年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芻  
蕭俛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  
觀寫畢進上帝覽有勅朕願為序頌頒下其  
文冠于經首先於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  
十卷于時而賜紫衣後太中中法寶太師玄  
暢奏請入藏焉請來錄曰般若王藏告曰吾  
生緣罽賓國也少年入道經歷五天常誓傳  
燈來遊此間今欲乘桴東海無緣志願不遂  
我所譯新華嚴六波羅蜜經及斯梵夾將去

供養伏願結緣彼國拔濟元元推服若經歷  
五天故稱天竺國矣內供奉見第一卷甘露  
謂所傳之法也智度論曰佛說偈言我今開  
甘露味門膝步見上文法華曰頭面接足禮  
遂乃入大悲胎藏金剛界大部之大曼荼羅  
沐五部瑜伽之灌頂法忘食耽讀假寐書寫  
大悲胎藏金剛頂等已蒙指南記之文義兼  
圖胎藏大曼荼羅一鋪金剛界九會大曼荼



羅一鋪並七幅并寫新翻譯經二百卷繕裝

欲畢初大悲胎藏金剛界大部大曼荼羅謂兩部灌頂道場也次大悲胎藏金剛頂

謂兩部經法也次胎藏大曼荼羅金剛界九

會大曼荼羅謂兩部現圖大曼荼羅也阮籍

詠懷詩曰對食忘餐毛詩曰假寐永歎箋曰

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記之謂記憶文義也

鋪畫篋一具也幅絹素數也此法也則佛之

新翻譯經其目錄請來目錄

心國之鎮也攘氛招祉之摩崖脫凡入聖之

女氣廣子

墟徑也佛之心如第四卷攘除也氛不祥氣

也李師政內德論曰掃氛祲清八表

社福也名義集曰摩尼應法師云正云末尼

即珠之摠名也此云離垢此寶光淨不為垢

穢所染或加梵字顯其淨也又翻增長有此

寶處增長威德亦云如意大日經疏曰猶如

真陀摩尼為諸寶之王又曰如意寶珠能隨

捷勝獲成欽疾  
急報也

徑也墟路是故十年之功兼之四運二密之

奇墟也

卯貫之一志兼此明珠答之天命四運謂一

歲也潘岳

食  
吞食也



懷縣詩曰四運紛可喜注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祕藏記曰印次定義也一志  
下心也明珠所謂摩尼也尚書曰奉答天命今謂桓武皇嚮使久客他鄉

引領皇華

嚮與向同向使義與假令假使之類同左傳曰引領西望皇華謂使

也詳六如今言假使久客大唐徒東望而俟本朝之使臣來也

白駒易過黃

髮何為今不在陋願奉啟不宜謹啟

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郅毛詩曰黃髮台背傳曰黃髮台背皆壽徵也

髮台背傳曰黃髮台背皆壽徵也

徵也

肅龍和尚獻袂袈裟狀一首

弟子空海誓首和南

要覽曰誓首謂屈頭至地也又誓謂首至地誓

留少時也周禮九拜之初拜也慈息玄贊曰南無正言納慕亦言納莫此云敬禮若言伴談或言伴題此云禮拜舊云和南等訛畧也空海生緣海外時是

佛後常歎迷霧氤氳惠日難見

生緣所生之土也氤氳霧

自遂乃遁影蒼嶺落飭緇林鼓篋問津躡屩



柔筏

因果經曰捨節好剃鬚髮飾通作飭繼  
林見第四卷禮記曰入學鼓篋係其業

注曰入學時太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  
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  
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問津見于序今言入  
鼓篋之講肆而問津也躡屩筏並見上文

頗有舉旗鼓而諱是非惜浮囊以護持犯往

往而在也

唯識述記曰論則賓主云列旗鼓  
載揚陸機甲魏武帝文曰沂秦川

而舉旗注翰曰舉旗謂戰也今謂諸大乘論  
有空爭權實論議決擇也惜浮囊謂護戒也

見第二卷何晏景福殿賦曰明珠翠羽  
往往而在銑曰往往而在言多也

至若朗

三密於一法究十地於一生空聞英響未觀

其人也

朗三密於一法言朗如來之三密於  
一心也天台止觀曰佛告比丘一法

攝一切法所謂心是亦可一法者若一印若

一明亦可一種之祕軌毘盧遮那經曰初發

心乃至十地次第此生滿足劉孝標辨命

論曰英叡擅奇響孝經曰周公其人也

伏

惟和尚三明圓兮萬行足法船牢兮人具瞻



懷秋月而懸巨夜孕旭日而臨迷衢

三明見 第二卷

大日經疏曰方便為究竟者謂萬行圓極無

可復增即醍醐妙果三密之源也心地觀經

曰法寶能為堅牢大船渡生死海到彼岸故

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傳曰具俱瞻視

也巨夜見頭臨負可謂三身之一身千佛之一佛

旭日朝日也

也 三身法報應也 千佛賢劫佛也

空海幸廁洒掃得沐甘露

悲喜非分粉身何益

廁列也洒掃弟子職也 史記曰鄒子妙燕昭王

擁篲先驅講列弟子之坐而 受業分去聲分劑限量也

欲報鴻澤無一

珍奇唯有麤衲袈裟雜寶手鑪以表丹誠伏

願慈悲垂頌

鴻與洪同後漢書曰洪澤豐沛 長而今日經曰輪王所有珍奇

盡以貢之麤與鹿同東覽曰手鑪法苑云天

人黃瓊說迦葉佛香爐畧云前有十六師子

白象於二獸頭上別起蓮華臺以為爐後有

師子蹲踞頂上有九龍繞承金華華內有金

臺寶子盛香佛說法時常執此爐比觀

今世手爐製小有做法焉鑪與爐同

日本



國學法弟子。苾芻空海誓普和南。玄贊曰梵云苾芻訛

云比丘由具五義所以不翻。一曰怖魔。初出家時魔宮動故。二言乞士。既出家已乞食自活故。三名淨持戒。漸入僧數應持戒故。四云淨命。既受得戒所起三業以無貪發不依於貪。治邪命故。五曰破惡。漸依聖道滅煩惱故。又見第一卷。

為橋學生與本國使啟一首

橋姓學生書生也。名逸勢。文德實錄曰逸勢者右中辨從四位下入居之子也。為性放誕。

不拘細節。尤妙。錄書宮門榜題。手迹見在延曆之季。隨聘唐使入唐。唐中文人呼為橋秀才。歸來之日。歷事數官。以年老羸病。靜居不任。承和九年。連染伴健岑謀叛。事掠拷不服。械死。配流伊豆國。行到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便葬驛下。嘉祥三年五月。追贈正五位下。詔歸葬本鄉。仁壽三年五月。加贈從四位下。此亦雖約二十年留學之期。而久客他鄉。則衣糧難給。故欲與大使高階真人共歸。以學琴。答綸命也。

留任學生逸勢啟。學生與書生同逸勢。唐書并佛祖統記皆作免勢。舊



唐書日本傳曰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稱成願歸便請與臣同歸從之新唐書曰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按云歷二十餘年者誤矣佛祖統記貞元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期學者橘免勢沙門空海入中國學祕密教於本空弟子惠果逸勢無驥子之名預青

矜之後

初學記曰撫塵乘竹之童徒抱龍駒之名未由驥子之志青矜見干序

理須天文地理諳於雪光金聲玉振繹於鈇

素論衡曰天有日月星辰為天之文地有山川陵谷為地之理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

無油常映雪讀書王儉褚淵碑曰金聲玉振

寡亮於區宇說文曰緇繁采色也在彥昇未

立太宰碑表曰人蓄油素家懷鈇筆翰然今

曰油素絹也鈇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川隔兩鄉之舌未遑游槐林且温所習無

學琴書日月荏苒資生都盡

謝玄暉詩曰何况隔兩鄉善注



毛萇詩傳曰鄉所也槐林學校也如序注之禮記曰溫故而知新注曰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琴書謂琴曲譜之書矣文選注濟曰荏苒猶漸進也孫綽三百蘭亭詩序曰具物日本此國所給衣糧僅以續命不同榮資生咸暢

足束脩讀書之用

天資英逸之非資生具今唯備文字表聲耳論語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曰脩脯

也其至若使專守生微生之信言待廿年之期薄者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廉若鮑叔信若尾生注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

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史記及莊子淮南子抱朴子等書亦皆作尾生微生

高見干論語非只轉命於窟誠則國家之也廿音入

一瑕也司馬子長報在少卿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之一毛與螻蟻何以

異注濟曰螻蟻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孟子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

乎溝今見所學之者雖不大道頗有動天感

神之能矣風俗通曰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



舜帝撫以安四海言偃拍而治一國尚彼遺

風耽研功畢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具見第四卷撫彈也

韓非子曰師消靜坐撫琴言偃子游名也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前言戲之耳按武城魯下邑今言一國者說文曰邑國也又曰拍拍也王子年拾遺記曰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說文曰尚庶幾

也曹子建七啟曰仰老莊之遺風注如一藝淳漢書註曰遺餘也耽研耽執研覈也

是立五車難通思欲抱此焦尾奏之于天

進學解曰名一藝者無不庸班固與弟超書曰藝由已立名自人成莊子曰惠子多方其書五車今言一藝得意之妙雖五車書之傳而亦難通曉之嵇康絕交書曰抱琴行吟後漢蔡邕傳曰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准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後漢書注曰臣以君為天故曰所天  
今不

漢宜列在下右祿桓公有鳴琴号鐘楚莊曰繞梁三周相如緣綺琴邕有焦尾皆名聖也



任小願奉啟陳情不宜謹啟

為藤大使與渤海王子書一首

渤海王子時入朝在唐賀能偶一相見後不得再會忽臨解纜因作書辭之大師為草之也舊唐書曰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眾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曆中自立為振國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

接越意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友往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將加冊立會契丹與突厥連歲寇邊使命不達睿宗先天二年遣即將崔訢往冊拜祚榮為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主仍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開元七年祚榮死玄宗遣使弔祭乃冊立其嫡子桂婁郡主太武藝襲父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主忽汗州都督武藝病卒其子欽茂嗣立詔遣內侍段守簡往冊欽茂為渤海郡王



仍嗣其父為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欽  
茂承詔赦其境內遣使隨守簡入朝貢獻太  
曆二年至十年或頻遣使來朝或間歲而至  
或歲內二三至者十二年正月遣使獻日本  
國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復來

**渤海日本地分南北人阻天池**  
激海在北唐書北狄傳列

續日本紀曰寶龜二年六月壬午渤海國使  
青綬大夫壹萬福等三百二十五人駕船十  
七隻著出羽國賊地野代湊入朝又曰寶龜  
三年六月丙辰能登國言渤海國使烏須弗

來乘船一艘來著部下  
在北方寬平法皇賜  
昌泰二從丞信出家法諱空理

渤海裴翹書曰徒想風姿北望增戀  
本朝文粹載

杜子美詩曰地分南北任流  
然而善隣結義

萍天池謂海也見第二卷  
左氏傳曰親  
仁善隣公年

**相貴通聘往古今來斯道登息**  
傳曰大夫來曰聘穀梁傳曰聘問也張  
蘊古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

賀能

**忝就朝貢偶然奉謁不期而會非常喜悅仲**

**春漸暄伏惟動止萬福即此賀能推既被監**



使留礙不得再展惆悵周旋誰堪斷腸

傅季友為

宋公表曰以其月十五日奉謝五陵向曰謁拜也仲春漸暄動止萬福等書簡之常式也監察也謂監察藤大使之官使也故不得恣私謁也續日本紀曰小野朝臣滋野上奏言正月三日長安城於外宅安置供給特有監使勾當使院頗有優厚中使不絕留礙留難障礙惆悵共意類周旋即盤桓之意

今日取別後會難期今

不在顧戀之情謹奉狀不宜謹狀

惆悵悲愁又冬  
望恨

通照發揮性靈集便蒙卷第五



公表曰以其月  
 升也仲夏  
 監李公  
 五月三日  
 到長安城於外  
 安貴使  
 使不  
 周  
 正





